

兩浙名賢錄

荆浙名賢錄卷十五目次

經濟

漢

丞相長史朱翁子買臣 尚書魏少英朗

大司農朱公偉儔 陳留相駱孝遠俊

三國吳

武陵太守鍾離子幹牧 子安南將軍陸敬宗胤 子式

晉

衛將軍虞思奧潭

散騎常侍孔君平坦 祖冲  
父侃附

宋齊梁陳

散騎常侍孔休文奐

子紹忠附

隋

治書侍御史陸仲通知命

唐

容州刺史鴈文才

孫乾曜四世孫玄附

監察御史褚伯玉璆

宋

樞密副使孫元規

龍圖閣學士滕達道元發

龍圖閣學士顧子敦臨

集賢殿修撰唐士宣義問

龍圖閣學士陸介夫說

安撫使姚廷輝

子左附

龍圖閣學士盧仲甫秉

光祿少卿沈存中括

龍圖閣學士毛正仲漸

秘閣修撰陳季任楠

孫曉附

資政殿學士管元善

師仁

龍圖閣學士錢中道卽

徽猷閣待制盧行之知原

弟法原附

資政殿學士詹世安度

寶文閣學士梁仲謀汝嘉

子叔玠季必孫鎰附

龍圖閣直學士宗汝霖澤

子穎附

布衣倪文鼎朴

岳鄂安撫使成白圭無玷

兩浙名賢錄卷十五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五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誨

大易馮洪業茂遠氏闕

經濟

漢 共四人

丞相長史朱翁子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會稽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家產常賣薪給食負薪行輒讀書歌詠之其妻負戴相從數止買臣毋詭歌道中買臣愈疾歌妻羞之遂求去已而買臣

詣長安上書。是時同邑嚴助已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楚辭帝甚悅之。亦拜爲中大夫。與助俱侍中。俾難誦。丞相弘時東粵數反覆。買臣上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南徙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乃拜爲會稽太守。上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舡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軍到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食及拜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

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買鹿入室中守  
邸與其食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  
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爾  
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內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座中  
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庭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  
長安厩吏乘駟馬車來迎遂乘傳去入吳界見其故妻  
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去妻到太守舍置  
園中給食之妻媿自經死買臣居郡歲餘將兵擊破東  
粵帝壯其功徵為主爵都尉坐事免復起爲丞相長史



與御史大夫湯有怨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歸葬故里其子山拊官至右扶風

尚書魏少英朗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仇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爲相國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會九真賊起乃共薦朗爲九真都尉到官獎勵吏兵討破羣賊斬

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爲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爲尚書。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情容。後賓武等諫。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著書數篇。號魏子。

大司農朱公偉傳

朱偉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取繒爲業。偉以孝養著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重之。本縣長山陽度尚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偉爲

經濟

卷之十五

三

先賢堂

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弃  
市。儂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  
刑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  
儂亦終無所言。後太守徐珪舉儂孝廉。再遷蘭陵令。政  
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羣賊並起。牧守輒弱。  
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  
叛。攻破郡邑。卽拜儂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  
所調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旣到州界。按甲不前。先  
遣使請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旣而與七

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以萬計旬月盡定以封都亭侯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略拜爲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穎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殺鄴守褚胤屯宛下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人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

克敵傷討穎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嚙已設靡軍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傷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傷傷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傷自將精卒五千掩其秦北乘城而人忠乃還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聽之傷曰兵存勳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

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僂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僂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餘衆解散遣使者持節拜僂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爲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唐侯母喪起復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等賊大者二三萬小者六

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趨捷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已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儂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復拜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以儂宿將外其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儂輒止之卓雖惡儂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爲已副使者拜儂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寡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

徒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儂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事非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儂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所以知耳。使者不能屈由是止。不爲副。卓後入關留儂守洛陽而儂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旣而懼爲卓所襲乃奔荊州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儂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內拒儂。儂自知兵寡不敢留關下不復前已而董卓被



誅。催。汜。作。亂。儁。時。藉。在。中。牟。陶。謙。以。儁。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豪。傑。共。推。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催。等。奉。迎。天。子。會。李。催。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軍。吏。皆。憚。人。關。欲。應。陶。謙。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况。天。子。詔。乎。且。催。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勢。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大。事。可。濟。遂。辭。謙。讓。而。就。催。徵。復。爲。太。僕。謙。等。遂。罷。初。平。四。年。代。周。忠。爲。太。尉。錄。尚。書。事。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李。催。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催。相。攻。長。安。中。亂。故。

儻止不出留拜大司農獻帝詔儻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催和汜不肯遂留質儻等儻素剛即日發病卒

陳留相賂孝遠俊

賂俊字孝遠義烏人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留相時袁術僭號盜起俊保疆境賊不敢犯百姓安業歲入豐盈京坻櫛比天下時方糜沸百姓如在水火中陳留獨不受兵燹飢荒之苦隣郡餓者多襁負而至俊傾資賑贍多所全活民育子者厚遺米肉所生子多以賂爲名

後。術。舉。飢。遣。使。求。糧。後。曰。爾。爲。盜。則。可。吾。以。糧。養。盜。則。不。可。拒。絕。不。與。術。大。怒。密。起。兵。襲。下。陳。留。遂。被。殺。百。姓。聞。之。皆。奔。走。號。泣。子。統。仕。吳。爲。偏。將。軍。封。新。陽。亭。侯。自。有。傳。

三國吳 共四人

武陵太守鍾離子幹牧 子 稀附

鍾離牧字子幹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歿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

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官自行義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傍，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時高梁賊率仍弩等破略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魯夏等數千人，歷十餘年，以戾爵雜繒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

得牧遺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爲良民始與太守羊術  
與太常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近見其在  
南海恩威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  
見貴如此在郡四年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  
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爲監軍使者討  
平之賊率黃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克兵役封秦亭侯  
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於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  
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攷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  
之郡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

蜀遷陵界屯於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  
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  
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  
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  
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  
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勅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  
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  
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  
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

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卽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封都鄉侯。徒濡湏督。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禕嗣代領兵。

安南將軍陸敬宗胤

子式附

陸胤字敬宗，左丞相凱之弟也。始爲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羈與和分爭，陰相讒構。胤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

後爲衡陽督軍都尉時交趾九真夷賊攻浚城邑交部  
騷動拜胤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  
崇招納高涼渠帥黃異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  
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  
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  
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克軍用永安元年  
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轉左虎林中書丞華嚴表薦胤  
曰胤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官遺跡可紀還在交  
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



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  
亂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  
臨海海流秋馘亂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  
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  
戀土負老携幼甘心景從衆無携貳不煩兵衛自諸將  
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亂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  
十有餘年賓蒞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  
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  
肱王室以贊元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

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  
咸熙矣胤卒子式嗣爲柴桑督揚武將軍天策二年與  
從兄禕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如故  
晉 共四人

衛將軍虞思奧潭

父忠附

虞潭字思奧吳騎都尉翻之孫父忠仕宜都太守吳之  
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貞有操州辟從事舉秀才  
大司馬齊王冏請爲祭酒除祁鄉令徙醴陵值張昌作  
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兵斬昌別率鄧穆等襄陽太守

華恢上潭領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  
賜爵都亭侯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讚於江州廣州刺  
史王矩上潭領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咸得其所轉用康  
太守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檄使討江州刺史華軼  
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弢猶盛江州刺史衛展  
上潭并領安成太守時甘卓屯宜陽爲弢所逼潭進軍  
救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叛潭爲湘東  
太守復以疾辭弢平復元帝召補丞相軍容祭酒轉琅  
琊國中尉以疾告歸會王含沈亮等攻逼京都潭遂於

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兵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潭卽受命義旅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舉大義而剛鷲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追躡克潭次於西陵爲坦後繼會克已擒罷兵徵拜尚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卽位出爲吳興太守加輔國將軍以討克功進爵零陵縣侯蘓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過遷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

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率衆與諸軍并勢東西犄角遣督護沈尹距管商於吳縣爲商所敗潭自貶還節尋峻平以母老去官還餘姚詔轉鎮國將軍吳國內史復徙會稽內史未發復還吳都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一千六百戶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飢饉死亡塗地潭乃表出倉米賑救之又修滬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咸康中進衛將軍潭貌雖和弱而內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少有傾敗母憂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既至拜右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年九十七卒於位  
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侍中如故謚曰孝烈孫嘯父從  
子駿自有傳

散騎常侍孔君平坦

祖冲父侃附

孔坦字君平祖冲丹陽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  
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  
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諫  
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令應舉孝廉不坦  
對曰四凶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賊何妨一郡之

賢又問奸臣賊子弑君汚官諸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  
四科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  
竟不能屈時典客令禽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  
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弃官歸會  
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  
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亮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  
請爲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敬憚尋屬  
蘇峻反坦與司徒司馬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  
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

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爲脫峻徑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盭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睹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旣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



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爲本不應預召郗公  
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  
固爭甚切始令鑿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將  
李閔曾統周光與默并力賊勢遂分卒如坦計峻平以  
坦爲吳興太守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乃  
遷吳興內史封晉陵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飢運家米以  
賑窮乏百姓賴之坐事免尋拜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  
王導府拜導妻曾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及帝既加元  
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已憂嘗從容言於

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爲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耶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縣縣奄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姓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叙卽命多恨耳足下以元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轅楠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叙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

味味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謚曰簡。

宋齊梁陳 共二人

散騎常侍孔休文

子紹忠附

孔奐字休文，山陰人。數歲而孤，爲叔父虞孫所養。好學，善屬文。沛國劉顯以博學稱，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看彼蔡君足下，無媿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仕梁爲尚書儀曹侍郎。侯景陷建業，朝士並被拘繫，或薦奐於賊。率侯子鑒乃脫，柱牀厚遇。

之令掌書記。時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奐保持得全者甚衆。及景平，司徒王僧辨先下辟書，引爲左曹掾。梁元帝於荊州卽位，徵奐及沈炯。僧辨累表請留之，帝手勅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爲朝廷所重如此。時侯景初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博物強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禮式牋書表翰，皆出於奐。陳武帝作相，除司徒左長史，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道東方。

老蕭執來寇。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雖在都下。乃除與建康。令武帝尅日決戰。乃令與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且食訖。盡弃其餘。因與決戰。大破賊。武帝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三年。出守晉陵。晉陵自宋齊以來。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與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騎臨任。所得秩俸。隨在分贖。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兼紉。見與居處儉素。乃餉以衣。租一具。與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而難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

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文帝卽位徵爲御史中丞與  
性剛直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又達於政體每所奏  
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咨決遷散騎常侍領步兵  
校尉中書舍人尋爲主兵尚書時文帝不豫臺閣事事  
並令僕射到仲舉與與共決文帝嘗謂與等曰今三方  
鼎峙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  
意與乃流涕歎歎跪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  
皇太子春秋萬盛聖德日躋廢立之事臣不敢聞帝曰  
古之遺直今見之卿乃拜與爲太子詹事廢帝卽位除

國子祭酒出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宜帝尊位召拜吏部尚書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尅復淮泗封賞俱異紛紜重叠負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鑒別人物詳練舊氏凡所甄拔衣冠縉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潮情相及終不爲屈始與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與曰袞章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宣帝帝曰始與那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王後與自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與與曰江

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宣帝。卒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初。後主欲官其私寵。徵諷於奐。奐不從。及左僕射陸騰遷職。宣帝欲用奐代騰。已草詔訖。後主抑遂不行。未幾。改弘範官衛尉。卒年七十五。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忠。字孝揚。亦有才學。位太子洗馬。鄱陽東曹掾。

隋

凡一人

治書侍御史陸仲通知命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



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釋褐陳始興王行恭軍  
後歷太學博士南嶽正及陳滅歸於家會高智慧等作  
亂於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  
者知命說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蕭思行等三  
百餘人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爲沂  
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  
下一統知命勸高祖都洛陽因上太平頌以諷焉文多  
不載數年不得調詣朝廷上表請使高麗臣聞聖人當  
辰物色錫芻匹夫奔踉或陳狂瞽伏願暫輟旒纒覽臣

所謁昔軒轅馭曆既緩風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苗  
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  
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者良由  
惡殺好生欲諭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王風使彼  
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或  
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治書侍  
御史侃然正色爲百僚所憚帝甚敬之時齊王暕頗驕  
縱驪近小人知命劾奏暕竟得罪百僚震慄遠東之後  
爲東暕道受降卒於師年六十七贈御史大夫

唐

共四人

容州刺史厲文才

孫乾曜四世孫玄附

厲文才東陽人。貞觀初爲道州刺史。是時南土未靖。荔  
浦之寇猖獗。屠斫人民。焚燒城邑。一方震動。文才臨郡  
暮月。設奇禽。斬羣盜。悉平。威愛被於遠邇。改容州刺史。  
容人聞之。鼓舞。惟呼曰。厲道州來。吾屬得恃矣。文才下  
車。悉心撫字。不暮年而痼瘵生。色赫衣革。心夜無吠。大  
民皆稱之曰。厲父未幾。拜歸鄉里。好山水之遊。卒。孫乾  
曜高簡。有祖風。烈四世孫玄。舉進士。歷官監察御史。

監察御史褚伯玉瑒

褚瑒字伯玉錢唐人尚書僕射遂良之曾孫也擢進士  
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簪筆柱下凜然有稱擊鷹鷄之  
志權貴爲之脅息先天中突厥圍北庭詔瑒持節監總  
督諸將瑒指授方略一戰大破之追奔逐北數十里幽  
獲過當捷聞玄宗大喜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氣象  
凝挺不減在臺

宋一 共二十三人

樞密副使孫元規汚

孫沔字元規會稽人中進士第補趙州司理叅軍跌宕自放不守士節然材猛過人後以秘書丞爲監察御史裏行言事切直黜知衡山縣道上書言時事再貶永州監酒移知處州復爲監察御史再知楚州所在皆蒞能績召爲右正言論事益有直名時宰相呂夷簡求罷仁宗優詔弗許沔奏陛下自召夷簡還之大名人秉朝政於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右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燹貨勃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嗟怨隆盛之基忽

至於此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太平若  
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  
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土崩瓦  
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  
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  
竹不足以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蹇切居  
兩月以禮部郎中爲環慶路都總管安撫經略使知慶  
州元昊死諸將欲乘其隙大舉滅之汚曰乘危代喪非  
中國體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語優人因

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將佐爭言：此特戲爾，不足深罪也。沔徐呼還杖，脅配嶺南。謂之曰：汝賴戲我前，卽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超遷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譁者。凡三知慶州，邊人服其能。遷樞密直學士，會京東多盜，乃出知徐州。明購賞嚴，誅盜遂止。徙知秦州。時儂智高反，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也。明日，官軍以敗聞，帝謂沔有先見，以沔爲廣南路安撫使，以便宜從事。沔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八。

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汙  
日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僥倖勝乃  
欲示鎮靜邪夫實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  
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汙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北曰  
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寔稿賊疑不敢北侵會遣  
狄青爲宣撫使與青會青與智高戰歸仁舖智高敗走  
青還汙留治後事遷給事中及還帝問勞解御帶賜之  
以知杭州至南京召爲樞密副使契丹使請覲太廟樂  
汙折之曰廟樂皆歌咏祖宗功德使人如能留助吾祭

經濟

卷之十五

五

光緒



乃可觀使者不敢復請張貴妃薨追冊爲皇后命汚讀冊故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冊汚旣陳不可用宰相護喪且曰陛下若以臣汚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又徙并州已而諫官奏汚請淫縱不法事按驗有跡責寧國節度副使會單恩以禮部侍郎致仕英宗卽位遷戶部帝與執政議守邊者難其人參知政事歐陽脩奏孫汚向守環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最著今雖七十心力不衰向聞曾以罪廢然宜棄瑕使過遂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

又徙知延慶道卒年七十一贈兵部尚書謚威敏

龍圖閣學士滕達道元發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爲名而更字達道發之東陽人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豪雋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舉進士第二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沔守杭見而異之曰奇才也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略召試爲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神宗卽位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耳

神宗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  
網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  
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神宗以爲名言進知諫院拜御  
史中丞種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  
俱出剽掠夏人誘殺將官楊定元發上疏極言諒祚已  
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敝必爲內憂又中書  
樞密制邊事多不合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勅東樞密  
詰修堡而中書降褒詔元發言戰守大事也而異同如  
是願勅二府同而後下京師地震元發上疏指假致災

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  
遣河北地大震命元發爲安撫使時城舍多圯吏民懼  
壓皆幄寢芟舍元發獨寢屋下曰屋摧民死吾當以身  
同之瘞死食飢北道遂安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夏國  
主乘常被篡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  
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乘常失  
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  
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此  
百年之計也神宗竒其策然不果用元發在神宗前論

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神宗知其誠。蓋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嫌隱。時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元發有言。神宗信之也。因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郡。卽言新法之害。歷青州。應天府。齊鄧二州。會緝黨李逢爲逆。或因以擠之。黜爲池州。流落且十歲。再貶筠州。或以爲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自訟。有口業羊無功。謗書滿篋。卽墨河。罪戾言。日聞神宗覽之。惻然。卽以爲湖州。哲宗卽位。除

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  
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  
以爲學田，遂絕其訟。時淮南京東飢，元發慮流民且至，  
將蒸爲糲，疫先度城外廢管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爲席  
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  
活五萬。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  
稱名帥。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元發至  
之八月，邊遽來告，請八將皆防秋。元發曰：夏若併兵犯  
我，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防將懼。

扣閭門爭之。元發指其頸曰：吾已合此矣。頭可斷，兵不可出。是歲塞上無風塵。警詔以囚若賜夏人，葭蘆在河東。元發請先畫境而後棄。且曰：取城易，棄城難。命部將皆虎領兵護邊，夏不敢近。夏既得砦，又欲以絳德城爲說。畫境出二十里外。元發曰：是一舉而失百里，必不可。九上章爭之。以老力求淮南，乃爲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章敏。

龍圖閣學士顧子敦臨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皇祐中舉說書。

科爲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神宗以臨真  
論兵詔編武經要略且召臨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爲本  
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樞密  
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矣執政意罷歸元祐二年  
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臨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  
運使於是翰林學士蘓軾等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  
慷慨中立無所回撓自處東省封駁議論凜然有古人  
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忽去朝廷衆所嗟惜宜留置  
左右以補缺遺別遣深知河事者往使河北不報臨至



部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選歷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讀爲翰林學士紹定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府中人梁惟簡坐嘗事宜仁太后得罪過洛轉運使郭茂恂徇時宰意劾臨與之宴集奪職知歙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居住卒年七十二

集賢殿修撰唐士宜義問

唐義問字士宜參知政事介之次子博學善文詞鎮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父介引嫌罷之熙寧中辟西京轉運司管勾文字神宗覽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爲以

其名訪輔臣因黃好謙領使事諭之曰唐義問風力強  
敏行且用矣可而詔之尋以爲司農管當公事方行手  
實法所在騷然義問言今造簿甫二歲民不堪命不宜  
復改會從魯孝寬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童  
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折如流帝喜曰朕知卿非今  
日也擢湖南轉運判官一路敷免稅錢又分戶五等儲  
其羨爲別賦號家力錢義問奏除之移使京西時陝西  
大舉兵多亡卒所至成聚義問請令詣官自陳給券續  
食人以爲便會有不悅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

經濟

卷之十五

七

光碧堂

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誤遺火盜  
逸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郡守執尉抑使服義問辨  
出之方旱而雨進集賢殿修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砦  
蠻楊晟秀斷之以叛卽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復嘗爲  
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弃  
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穎昌府卒  
龍圖閣直學士陸介夫誥

陸誥字介夫餘杭人進士起家簽書北京判官貝州鳳  
給事不乏加集賢校理通判秦州范祥城古澗誥主餽

餉具言非中國所恃而勞師屯戍且生事既而諸羌果  
怒爭塞下大擾經二歲乃定進吏部南曹提點開封縣  
鎮威平龍騎軍皆故羣盜牢廩不時得毆蒞給官還營  
不自安大校柴元煽使亂詔誅徃視許元以不死命取  
始禍者自贖衆皆帖然徙湖南北轉運使進集賢殿修  
謨知桂州奏言邕去桂十八驛異時經畧使未嘗行飭  
武備臣願得一徃使尋蠻知省大將號令因以聲震南  
交詔可誅遂至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峒首詣麾下閱  
簡工丁五萬補置將吏更鑄印給之軍聲益張友人滋

益恭遣使入貢。召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命張固代之。  
英宗戒以毋得輒改詭法。道除知延州。促入覲。帝勞之。  
曰。卿在嶺外。施設無不當者。卿延最當。故要。今當何先。  
對曰。邊事難以逾度。未審陛下欲安靜耶。將威之耶。帝  
曰。大抵邊陲當安靜。昨王素爲朕言。唯朝廷與帥臣意  
如此。至如諸將無不貪功生事者。卿謂何如。詎曰。素言  
是也。諒祚寇慶州。以敗還。聲言益發人騎。且出燉。舜復  
攻圍大順城。詭謂由積習致然。不稍加折。請則國威不  
立。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宥州。問故。帝喜曰。

固知詵能辨此。詵祚聞之大沮。盤旋不敢入。乃報言邊  
吏擅興兵。今諫之矣。始因詵謝罪。共貢職。銀州監軍崑  
名山與其國隙。扣青澗城主種諤求內附。諤以狀聞。遂  
欲因取河南地。詵曰。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兵。但以舉  
足情偽才可知。且安所置之。戒諤毋妄動。諤恃之力。詵  
召諤問狀。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詵言。名山誠能據橫  
山以扞敵。我以勅史世封之。便自爲守。固爲中國之利。  
今無益表而輕啓西彙。非計也。乃畫三策。令幕府張穆  
之入奏。而穆之陰受向指。諛言必可成。神宗意詵不洽。

蘇濟

卷之十五

七

光緒

力徒知秦鳳謬遂發兵取綏州。詭欲理謬不察節制之  
狀未及而徒詭馳見帝請弃綏州而上謬罪帝愈不釋  
罷知晉州既謬於罪向與穆之皆坐貶以詭知其定改  
龍圖閣學士知咸都青苗法出詭言蜀民刀耕火耨民  
常不足今省稅科折已重其民輕侈不爲儲積尙歲儉  
不能償通通陷之死地願罷四路使者詔獨置成都府  
一路熙寧三年卒年五十九

安撫使姚廷輝舜明

子宏附

姚舜明字廷輝燦人舉進士累官河東經略安撫使宜

和初睦寇連陷杭處等六州時舜明知婺州方之任城  
已被圍遂招集士卒突圍入城引兵出戰賊衆奔潰時  
賊將洪載據處州復計降其衆四十餘萬欽宗卽位遷  
監察御史僞楚之變舜明挺節不汚高宗時除知江州  
剽賊李成擁衆至城下接戰又平之人謂舜明藐然孤  
壘制賊橫潰使不轉入東南其功居多累階中大夫文  
安縣開國男贈太師所著有詩文十卷奏章三卷補楚  
舜一卷子宏寬憲寬憲自有傳宏字令聲少有才名呂  
頤浩薦爲刪定官調江山令適歲旱有巡檢自言能以



法致雷雨，試之果驗。民告妖術，秦檜以私憾下大理，竟死獄中。

龍圖閣直學士盧仲甫乘

盧乘，字仲甫，光祿卿華之子。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治粗適，恨林木未就耳。」乘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比，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爲佳器。」中進士甲科，調直州推官，青州掌書記，知開封府倉廩，參軍浮沉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安石方置條例司，預選奉使淮浙，治

鹽法與薛向究索利病出本錢業皆海之民成不得私  
鬻還奏遂爲定制進制置發運副使東南飢詔損上供  
米價以糴兼言價雖賤貧者終艱得錢請但償糴本而  
以其餘賑贍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兼官職  
在董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  
也請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償三司速加集賢殿修  
撰知渭州五路大出兵西討惟涇原有功進寶文閣待  
制夏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彊將姚  
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仁表

鬼丁舉國人寇犯熙河定西城乘治兵尾亭分兩將駐  
靜邊砦指夏人來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果至  
見宋師驚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鬼丁已死  
識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乘曰幕府上功患不實吾敢  
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鬼丁果死詔褒賜馬服金  
幣且使上所獲器甲乘守邊久父革年老乞歸移知潮  
州行三日復召還渭慰籍優渥革聞亦以義止其議已  
而革疾亟乃得歸元祐元年知荆南劉安世論其行植  
法虐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宮卒

光祿寺少卿沈存中括

沈括字存中。遷之從弟。初以父任爲沐陽簿。疏沐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源。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歷遷太子中允。提舉司天監。日官多市井庸販法象圖。大抵皆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盡浮漏擬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爲五科。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輒疑爲憂。又市易司患蜀塩之不禁。欲盡貧私井。而葦解池塩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帝以問括。曰。卿知籍車乎。曰。

知之帝曰何如對曰難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  
非車不足以當之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  
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  
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  
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蓋事對  
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蓋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慮其  
戎濫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符絕也勢須列侯加督臣  
恐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  
進銀臺司遠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

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墳茔  
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  
之召對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圖示  
禧禧議始屈括至契丹庭契丹相楊益戒來就議括得  
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  
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  
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拜先君  
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  
不可奪含黃鬼而以大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

易迂直。風俗之淳龐。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爲蔡確所惡。以集賢院學士出知宣州。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屠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傅矢。惟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人。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飛勅書而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驛聞。詔報。

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  
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  
補授謬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發立劉歸仁率眾  
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得奔  
者數十人佯問曰副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  
在後卽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旬日潰卒盡還括  
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  
能對斬以徇坐永樂之失謫均州團練使徙秀州尋以  
光祿少卿分司居閬辛年六十五括博學善屬文於天



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筮無所不通皆有論著又紀  
平日與賓客言者爲筆談多載朝廷故實有舊出處傳  
於世

直龍國潤毛正仲漸

毛漸字正仲衢之江山人第進士知寧鄉縣熙寧經理  
五溪漸修利害以上察訪使使者委以區畫遂建新化  
安化二縣漸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縣召爲司農丞  
元祐初知高郵軍遷廣東轉運判官渠陽蠻擾邊近臣  
言漸習知軍事徙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時朝廷議弃地

漸曰蠻獍畔服不常非稍威以兵未易懷德予一犯邊  
卽弃地非計也不報。滎陽旣弃蠻復大入抄掠覆官軍。  
荆土爲大擾。歷提點江西刑獄。江東兩浙轉運副使。浙  
部水溢。詔賜緡錢二百萬以賑之。漸言數州被害。卽捐  
二百萬。倘仍歲如之。將何以繼。乃案錢氏有國時故事。  
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於海。開無錫。蓮蓉。河武。  
進。廟堂。港。常熟。疏涇。梅里。入大江。又開崑山七耳。茜。涇。  
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江。開。大。盈。顧。漚。柘。湖。下。金。山。小。官。  
浦。以。入。海。自。是。水。不。爲。患。加。集。賢。校。理。人。爲。吏。部。右。司。

經濟

卷之十一

十一

光碧堂

郎中以秘閣校理爲陝西轉運使。攝渭秦熙三州。未幾復攝帥涇原。日夜治兵。乘夏人犯邊。遣將擣其虛。遂破沒烟砦。進直龍圖閣。知渭州。命下卒。年五十九。贈龍圖閣待制。

秘閣修撰陳季任楠

孫規附

陳楠字季任平陽人。自幼莊重。以上舍貢辟。強政和。對第三人授文林郎。冀州兵曹。改太學正。遷博士。歷教書著作郎。出爲福建提刑。防秋卒。以糧不滿。望飛帥臣。柳廷俊變生倉卒。吏民奔潰。闔城震駭。柳等騎入亂軍。

中論以祿。賦氣沮不敢動。第邀楠奏帥臣自變而叛。將有彈壓功。乃肯解甲。楠詭從其請。間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嘉其知變。釋之。叛兵既調行。乃道中追殺二十餘人。一方以安。改浙西提刑。召爲起居舍人。出知泉州。改台州。未上。除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坐議大禮不合。與吳表臣俱罷。未幾。除京西帥。珍均房叛。卒加秘閣修撰。徙廣東帥。卒於官。贈中奉大夫。孫峴字來東。以祖蔭。授浙東幹辦。中宏詞科。知全州。以最。除禮部郎秘書少監。兼中書舍人。坐不肯草蕪思且節度使制。忤

惟臣免。明年起知廣州。修城濬濠。置勇敢軍。以壯聲勢。洞寇不敢作。徙知泉州。召爲兵部侍郎。未至卒。贈太保。資政殿學士管元善師仁。

管師仁字元善。龍泉人。中進士。策通判澧州。知建昌府。善政。擢右正言。左司諫。時河北濱棣諸州。歲被水。患民流。未復。租賦故在。師仁請悉蠲減。以緩徠之。一方賴其賜。遷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工部侍郎。進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時承平百餘年。邊備不整。而邊橫使再至。爲西人請侵疆。朝廷詔師仁設備。至則下令。

境。際。浚。湟。籍。緝。甲。冑。僚。吏。懼。不。知。所。裁。師。仁。預。爲。計。度。  
一。日。而。舉。衆。十。萬。轉。盼。迄。成。外。間。無。知。者。於。是。日。與。賓。  
客。燕。集。以。示。閒。暇。使。敵。不。疑。帝。手。書。詔。獎。激。召。爲。吏。部。  
尚。書。俄。同。知。樞。密。院。才。兩。月。病。拜。資。政。殿。學。士。佑。神。觀。  
使。卒。年。六。十。五。贈。正。奉。大。夫。

龍圖閣學士錢中道卽

錢卽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第進士。爲睦州推官。部使  
者有獄在衢。啖卽以薦牘。使徃治。卽曰。吾寧老冗選中。  
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至則平反之。辟鄜延幕府。陞

陝西轉運判官王師復銀州轉餉最嚴宗石對問曰靈  
武可取乎對曰夏人去來飄忽不能持久是其所短然  
其民皆兵君不糜飲食動不勤轉餉願勅邊臣先爲不  
可勝以待寡庶可得志帝曰大砦泉可取否對曰是所  
謂瀚海也臣聞其地皆烏鹵無水泉或以飲馬口鼻皆  
裂正得之無所用帝然之除直龍圖閣知慶州至鎮築  
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頃縱畊其中歲得粟數十萬徙  
知延安府加集賢殿修撰進顯謨閣直學士在延五年  
童貫宣撫陝西得便宜行事時長安百物踴貴錢幣益

輕貫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寘於法。民至罷市，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而高金帛估以償。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關內騷然，幾於生變。卽屢抗章極陳其害，貶永州團練副使。然糴害亦寢。數月，還待制。知興仁府。徙太原，以童貫宜撫平道辭，不許。居二年，以疾提舉湖廣官。復直學士。晁寇作，起知宣州。卽自力上道。至則悉意應軍，湏貫上其功。進龍圖閣學士。貫遂引爲河北河東參謀。以老固辭，乃轉正奉大夫致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定。



徽猷閣待制盧行之知原 弟法原附

盧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以父任知歙縣。累遷梓州路轉運副使。時承平既久。戎備皆弛。知原招補兵籍。繫城亘二十餘里。提點京東刑獄。改江西轉運副使。過闕入奏。徽宗勉之曰。卿在蜀道。功效甚休。遂賜三品服。先是。綱運阻於重江。吏卒並緣爲姦。知原悉意經理。故先諸道上京師。進一官。尋除秘閣修撰。提舉河北。以論罷。高宗卽位。復龍圖閣。知溫州。時葉濃陷建州。楊勅陷處州。知原繕甲兵。增城浚濠。聲勢隱然。帝東幸。知原由海

道轉粟及金糴十餘萬。擢右文殿修撰。管內安撫使。在  
郡四年。民繪像祠之。改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奉祠卒。  
弟法原。字立之。自知雍丘縣。歷遷司農卿。爲吏部尚書。  
以官秩次第屢歷。總爲一書。功過殿最。開卷瞭然。吏不  
能欺。坐王黼累罷。紹興元年。張浚承旨。起知夔州。尋進  
端明殿學士。川陝宜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  
興州。諸郡多應者。法原命諸將堅壁。言戰者斬。衆以爲  
怯。未幾。河東經制使王燮。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閔納之。  
與燮同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克斤。秦隴叛兵。欲窺蜀。法

原極意拊循。嚴爲備禦。傳檄諸路。人心稍安。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自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通。州。文。德。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前後屢捷。上所倚重。會元本攻。關。爲。吳。玠。所。敗。法。原。與。吳。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不。愧。糧。不。銓。錄。立。功。將。士。帝。手。詔。詰。問。法。原。自。辯。甚。力。上。頗。不。直。之。憂。恚。卒。於。軍。始。法。原。爲。川。陝。宣。撫。使。上。從。容。謂。知。原。曰。朕。方。以。川。陝。付。法。原。豈。兄。弟。皆。以。材。見。稱。於。世。故。並。用。之。也。

資政殿大學士詹世安度

詹度字世安縉雲人翰林學士驛之孫以世賞入官宣  
和中爲燕山路安撫使奏郭藥師不可信任改帥中山  
兵精糧足戰守有餘暇則繕樓櫓治器械日引士卒校  
石超距以爲戲或躡甲以射試其巧拙而殿最之士卒  
皆拳勇趨捷無不一當百賊或一踐其地皆應機摧破  
屹然爲北方雄障欽宗御書獎之曰爾秉節不移髮髮  
固守能出奇策屢挫賊鋒昔張許之守睢陽二顏之守  
朔郡不足爲卿道除資政殿大學士封信國公藥師果  
叛如度言

寶文閣學士梁仲謀汝嘉

子叔玠季瑛孫鏞附

梁汝嘉字仲謀麗水人以外祖太宰何執中任入官調  
中山府司議官事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時金人入汴  
高宗南渡至常州守俸俱遺獨汝嘉濟築防守就除通  
判提舉浙西常平會駐蹕臨安由轉運判官知臨安府  
上而官闈次而三省六部百司庶府以至屬處于列一  
時籌集遂成雄都御札褒美遷戶部侍郎移蹕建康除  
隨軍轉運使扈駕以行歷守平江明溫台婺宜鼎諸郡  
皆有能聲初言金人難與和親及東京留守孟庾不可

任因忤執政意進樞戶部尚書而諷言者彈之未幾金果背約孟庾卒以東京降如其言終寶文閣學士右逆議大夫致仕追贈少師縉雲郡公家居隣郡學捐地基以創齋廬初在戶部時朝議以國用不足欲拘刷郡縣養士餘糧以助軍需汝嘉奏言學校者風化之源不可一日廢也昔漢光武中興投戈講藝今國家軍旅艱難留神學校甚盛德也然學校之設必有以爲養士之資請申飭有司凡贍學錢糧不得輒更拘刷上可其奏子叔玠知郴州季玘歷官江西提舉終吏部侍郎江西俗

多不舉。子瑛爲創慈幼院，置田收養所，至惜公帑，不妄廢。作人外不名一錢。行部恐擾州縣，不宿驛，常曰：吾以清白遺子孫，丞相謝深甫每稱之曰：真廉吏也。子鎰，朝散大夫，知興國軍。

龍圖閣學士宗汝霖澤

子穎附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鄆，綏檄澤與邑令視河埽，檄至澤適喪，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辟爲屬，辭。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爲軍。

不報澤曰承平時固無慮。它日有警當知吾言。改通判登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薦假宗正少卿。克和議使。澤奏使名不正。請改計議。衆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止不往。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幸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卽日單車就道。從廩卒十餘人。至則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銘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三萬人。敵攻一部。則四郡皆應。是一



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下。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犒將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還。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將兵越渡。道遇北兵。設兩翼夾擊。大破之。金人旣敗。乃詎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搗其軍。破三十。

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與會大名澤。履水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欽宗遣賫蠟書至。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人援何啻飢渴。宜急引兵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澶。先遣二千騎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檀那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

敗之澤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轉戰而東敵益生兵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卻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卽提軍趁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因累表勸進康王卽位於南京澤入見涕泗

交頤陳典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  
流涕綱竒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  
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  
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  
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  
命一將出一師但關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  
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象隳臣意陛下赫然  
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  
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騰檄文於河之東西陝

之蒲解者是。瓠天下忠義之氣。爾自總其民也。臣雖驚怯。願躬冒矢石爲諸將先。澤時年已六十九矣。聞封尹闕。李綱薦澤。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澤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贖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

降時有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興  
等各擁衆數千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州  
遣人悉招降之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曰此  
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至別館澤  
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爲可憑信  
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鼓舞思敵所佩之人也  
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致有前日之禍今金人假使  
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  
言今延置別館後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僞弱上

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澤浚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矣。秉義郎岳龍犯法將刑。澤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爲總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爲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

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拉  
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略侵奪靡所不  
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  
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惜富  
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  
言和議爲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  
議爲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  
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弃以遺敵人乎詔遣官迎  
奉六官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



教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弃之，非惟一臂之廢。  
瘳且并其腹心而弃之矣。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  
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  
爲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兀朮將  
渡河，謀攻汴京。諸將爭先請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  
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步將劉衍趨滑州，  
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竭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  
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  
汴京窘迫，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棋，笑曰：

何事張惶劉衍等在外必能禦賊乃選精騎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語之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上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

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脇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飢餓困窮今河東不從賊自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黔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本遠肖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

解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耻。策感泣。因是盡得敵之虛實。遂決計大舉。先是澤在磁。以趙世龍爲中軍將。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及金人圍磁。急世龍乃與郭進謀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事。至是世龍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世龍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乎。命斬之。時衆兵露於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

日試爲我取滑州。世與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路以阻行人。芻者人人過其壘，海怒而斃之。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卽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甚尊憚。

之言必稱宗爺爺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澤選契丹漢兒自近諭以共滅金賊刷君父之耻卽給資糧遣之賜以公憑埃官軍渡河爲信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爲公據付中國被虜河北之人澤謂人曰事可舉矣埃回鑿當以身先故請歸京尤力辛卯金人分道渡河詔遣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閻勅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澤卽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取懷衛瀋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陵寢馬廣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

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若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兒亦必同心殲殄，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携虜情。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論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鑿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疏入不報。澤歎曰：吾志不得伸矣。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為潛善等所抑。因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

流涕請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人號勸三學之士千餘人爲文以哭，遣表猶贄上。遂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假以爲活，而自奉甚薄。嘗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澤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旅，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讖者恨之。子頴居戎幕，素得士心，澤薨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頴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克留守，乃以頴爲判官，克反



澤所爲頗失人心。頴屢爭之，不從。乃請持廉歸。自是豪傑不爲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爲盜。而中原不守矣。頴官終兵部郎中。

布衣倪文卿朴

倪朴，字文卿，素之。浦江人。身尚不羸，喜舞劍談兵。耻爲無用之學，必欲見於事功。紹興間，廟堂謀遣將掃清河洛，喜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乃草書數千言，歷陳征討大計，意氣沉雄，言辭激烈，有古作者風。上之當路，不能用。鄭伯熊固之，歎曰：「倪文卿胸中有數。」

萬甲兵用之可當一面。廟堂不知推轂，可謂無人。朴志益慷慨不自禁，以天下山川險阻，戶口多寡，用兵者所當知，乃遍考羣書，成輿地會元志四十卷。又合古今夷夏繪爲一圖，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處可戰，何城可守，猶幸一用其能。晚年雖知不用，復著鑑轍錄五卷，以痛國家禦侮用策之失。惓惓猶前志也。朴好使氣，與人多不合。年四十七，尚未娶。當時人亦鮮有知朴者。獨永康陳同甫見輿稱之曰：奇男子，奇男子。

岳鄂安撫使成白圭無玷

成無玷字白圭。武康人。登崇寧五年蔡巖榜進士第。調江山令。時盜賊熾起。里中惡少年探赤丸橫行都市。吏不敢誰何。無玷庶其主名。悉捕治之。四野肅然。夜無吠犬。百姓稱爲神君。宰相李綱薦其有文武材。召對。首陳興復大計。除刪定官。紹興初。金人犯順。京師募嚴。呂頤浩以荆湖據長江上流。非得長材。駕馭不足。以增天塹之險。遂薦無玷。除知鄂州。兼岳鄂安撫使。修築城壘。教閱士伍。皆用諸葛武侯遺法。命軍士更番屯田。積穀軍興不乏。卽奏減民租十二。軍民一心愛戴。有所徵調。令

下如風靡草高宗兩賜御札褒美當是時江南草創人心未固三方保障無玷之功居多

浙名賢錄卷之十五終